

林靈素傳 異苑

江淮異人錄

茅亭客話

附錄



江
淮
異
人
錄

吳
叔
纂

中
華
書
局

江淮異人錄

丹陽 吳淑 纂

司馬郊

司馬郊一名疑正。一名守中。遊於江表。常被冠褐躡屨而行。日可千百里。衣褐不改作而常新。所爲麤暴。人無敢近之者。能詐死。以至青臚。臭腐。俄而復活。嘗止於宣州開元觀。自宣之歛。時道士紹修默亦往歛。州至城門遇之。與同行。修默避之。先往。至一鎮戍。方息於逆旅。郊續至。修默隱身潛窺之。見郊入別店中。召主人與飲。因而凌辱之。主人初亦敬謝。郊不爲已。而更擊之。旣而互相搏擊。郊忽踣於地。視之已死。體冷色變。一市皆聚觀。乃召集鄉里。縛其主人。檢屍責詞。將送於州。時已向夕。欲明旦乃行。至中夜。復聞店中喧然。曰。已失司馬尊師矣。而人方悟郊詐死。釋其主人。修默明日侵曉乃行。至前百里許。問人曰。司馬尊師何時過此。曰。今早已過矣。明日復行百里間之。曰。昨日已早過矣。及到歛州。問之亦然。每往來上江諸州。至一旅舍。安泊久之。將去。告其主人曰。我所有竹器。不能將行。取火焚之。主人曰。方風高。且竹屋低隘。不可舉火。郊不已。衆人共拜勸之。郊怒不聽。乃發火於室中。持一大杖立於門側。敢至者擊之。郊有力。人無敢近之者。俄而火甚焰。出於竹瓦之隙。人皆惶駭。旣而火滅。郊所有器什皆盡。所臥牀皆熏灼。而薦席無有焦者。有朱翹者。爲池州法掾。郊過詣之。謂朱曰。君色甚惡。嘗病。我卽去。君病中能念我。或呼我姓。

名當有所應。期不之信。後十餘日。果病熱疾。數日甚劇。忽憶郊之言。意甚神之。因稽首思念。求祐。初朱已病惡。見人在己前。有小吏陳某者。常指使如意。令入室侍疾。亦叱去之。家人守之戶外。無得入者。至是。朱恍惚。見陳某持一甌藥進之。朱飲之。便覺意爽體佳。呼家人曰。適陳某所持來藥甚效。當令更進一服。家人驚曰。比不令人入室。陳安得至此。朱乃悟郊之垂祐也。自是朱疾漸平。郊嘗居歙州某觀。病痢困劇。觀主欲申白官司。先以意聞郊。郊怒曰。吾疾方愈。何勞若此。既漸困篤。觀主不得已。乃口白縣令姚蘊。蘊使人候問之。郊曰。姚長官何故知吾病也。來者以告。郊怒。忽起結束。徑入某山中。其行如飛。後十餘日。持一大杖。求觀主將捶之。觀中道士共禮拜求救。乃免。嘗至洪州市中。採鮮食之。市中小兒呼曰。道士喫鮮。郊怒。以物擊小兒。中而流血。巡人執郊送於虞候。虞候素知其名。方善勸說之。郊乃極口怒罵。虞候不勝其忿。杖之至十。郊謂人曰。彼杖我十五。可得十五日活。杖我十。十日死矣。既而果然。後入廬山。居簡寂觀。因醉臥數日而卒。臨終。令置一杖於棺中。及葬。覺棺空。發之。唯杖在焉。

錢處士

錢處士天祐末。遊於江淮。嘗止於金陵楊某家。初吳朝以金陵爲州。築城拋江。東至朝溝。錢指城西里餘荒穢之地。勸楊買之。楊從其言。及建爲都邑。而楊氏所買地。正在繁會之處。乃構層樓爲酒肆焉。嘗宿於楊家中。夜忽起。謂人曰。地下兵馬喧闐。云接令公。聒我不得眠。人皆莫之測也。明日。義祖自京口至金陵。時人無有預知者。嘗見一人。謂之曰。爾天罰將及。可急告謝。自責。人曰。我未省有過。錢曰。爾深思之人。良

久乃曰。昨日飲食不如意。因怒其下。棄食於溝中。錢曰。正是此爾。可急取所棄食之。乃取之。將以水汰去其穢。俄而雷電大震。錢曰。急取穢食之。如言。而雷電果息。嘗有人圖錢之狀。錢見之曰。吾反不若此。常對聖人也。人不之悟。後有僧取其圖置於誌公塔中。人以爲應。後烈祖復取之入宮。陳於內寢焉。又每爲讖語。說方來事。言李氏之祚日。髣髴之閒一倍。楊初。吳氏有江東之地。凡四十六年。而李氏三十九年。或謂楊氏自稱尊。至禪代二十年。故髣髴倍之耳。

聶師道

聶師道。歙人。少好道。唐末。于濤爲歙州刺史。其兄方外爲道士。居於郡南山中。師道往事之。濤時往詣方外。至於郡政成。以語之。乃名其山爲問政山。吳朝以師道嘗居是山。因鬪爲問政先生焉。初。方外在山中。郡人少信奉者。及師道至。曉信日至。而富實。師道嘗與友人同行。至一逆旅。友病熱疾。村中無復醫藥。或教病者曰。能食少不潔。可以解。及病危。因復勸之。人有難色。師道諭之曰。事急矣。何難於此。吾爲汝先嘗之。乃取啗之。人感其意。乃食。而病果愈。後給事中裴樞爲歙州。嘗唐祚之季。詔令不通。宣州田頌。池州陶雅。舉兵圍之累月。歙人頗破之後。食盡援絕。議以城降。而城中殺外軍已多。無敢將命出者。師道乃自請行。樞曰。君乃道士。豈可遊兵革中耶。請易服以往。師道曰。吾已受道法科數。不容易服。乃縋之出城。二將初亦甚怪。及與之語。乃大喜曰。真道人也。誓約已定。復遣還城中。及期。樞適有未盡。復欲延期。更令師道出諭之人。謂其二三。咸爲危之。師道亦無難色。及復見二將。皆曰。無不可。唯給使命。時城中人獲全。師道

之力也。吳太祖聞其名，召至廣陵，建紫極宮以居之。一夜，有羣盜入其所止，至於什器皆盡取之。師道謂之曰：汝爲盜，取吾財以救饑寒也，持此將安用之？乃引於曲室，盡取金帛與之，仍謂之曰：爾當從某處出，無巡人，可以無患。盜從所教，竟以不敗。後吳朝遣師道至龍虎山設醮，道遇羣盜劫之，將加害，其中一人熟視師道，謂同黨曰：勿犯先生，令盡以所得還之。羣盜亦皆從其言。因謂師道曰：某卽昔年揚州紫極宮中爲盜者，感先生至仁之心，今以奉報。後卒於廣陵。時方遣使於湖湘，使還至某處，見師道，問之曰：何以至此？師道曰：朝廷遣我醮南嶽，使者以爲然，及入吳境，方知師道卒矣。師道姪孫紹元，少入道，風貌和雅，善屬文。年二十餘，卒。初，紹元旣病劇，有四鶴集於紹元所處屋上，及其卒，人見五鶴冲天而去。

于大

于大居洪州西山中，無四時常持花，不欲近人。嘗至應聖宮，以花置道像前，道士爲設茶，置之食案，須人退，于乃取飲，飲訖，置茶盞於案，長揖而去。人或揖之，亦復相揖，但不與人語耳。有少年好道，欲往事之，而不能得。一日，少年拜曰：願事先生，于走不顧。少年逐之，而持其衣，于驅之不去。上山渡水，不暫置之。至一處，臨水而坐，問少年曰：頗渴否？曰：然。懷中出物如茶末，與之曰：置此口中，掬水下之。如言，須臾困睡，及覺，失之矣。

李夢符

李夢符者，常遊洪州市井中，年可二十餘，短小而潔白，美秀如玉人，以放蕩自恣，四時常插花，徧歷城中。

酒肆高歌大醉好事者多召之與飲。或令爲歌詞。應聲爲之。初不經心。而各有趣。鍾傅之鎮洪州也。以其狂妄惑衆。將罪之。夢符於獄中獻詩十餘首。其略曰。插花飲酒無妨事。樵唱漁歌不礙時。鍾竟亦不罪。後桂州刺史李瓊遣使至洪州。言夢符乃其弟也。請遣之。鍾令求於市中。旅舍人曰。昨夢符不歸。因爾不知所終。

劉同圭

劉同圭者。居洪州。詣艾氏家賃其屋。而居家唯翁媪而已。且持一筐葦賣之。夕而醉歸。積久。隣人怪之。夜穴壁窺之。見出一缶土。以水噴之。須臾輩生。及曉刈之。後翁病。謂媪曰。我死必置一杖於棺中。及卒。如其言。初舉棺以出。人覺其重。及至半路。漸輕如無。流蕩其棺。唯覺杖在其中。發之。獨得杖耳。

耿先生

耿先生者。江表將校耿謙之女也。少而明慧。有姿色。頗好書。稍爲詩句。往往有嘉旨。而明於道術。能拘制鬼魅。通於黃白之術。變怪之事。奇偉恍惚。莫知其何從得也。保大中。江淮富盛。上好文雅。悅奇異之事。召之入宮。蓋觀其術。不以貫魚之列待。特處之別院。號曰先生。先生常被碧霞帔。見上多持簡。精彩卓逸。言詞朗暢。手如鳥爪。不便於用。飲食皆仰於人。復不喜行宮中。常使人抱持之。每爲詩句。題於牆壁。自稱北大先生。亦莫知其旨也。先生之術。不常的然發揚於外。遇事則應。闐然而彰。上益以此重之也。始入宮。問以黃白之事。試之皆驗。益復爲之。而簡易不煩。上嘗因暇。顧謂先生曰。此皆因火以成之。苟不須火。其能

成乎。先生曰：試爲之，殆亦可。上乃取水銀以礮紙重復裹之，封題甚密。先生內於懷中，良久忽若裂帛聲。先生笑曰：陛下嘗不信下妾之術，今日面覲，可復不信耶？持以與上，上周視題處如舊，發之已爲銀矣。又嘗大雪，上戲之曰：先生能以雪爲銀乎？先生曰：亦可。乃取雪實之，削爲銀錠狀。先生自投於熾炭中，灰埃盆起，徐以炭覆之，過食頃，曰：可矣。乃持以出，赫然洞赤，置之於地，及冷，爛然爲銀錠，而刀迹具在。反視其下，若垂酥滴乳之狀，蓋初爲火之所融釋也。因是先生所作雪銀甚多，上誕日，每作器用，獻以爲壽，又多巧思，所作必出於人。南海嘗貢奇物，有蓋薇水、龍腦漿、薔薇水、清泚、郁烈、龍腦漿、補益男子，上寶惜之，每以龍腦漿調酒服之，香氣連日不絕於口，亦以賜近臣。先生曰：此未爲佳也。上曰：先生豈能爲之？曰：試爲，應亦可就。乃取龍腦，以細絹袋之，懸於琉璃瓶中，上親封題之，置酒於其側而觀之。食頃，先生曰：龍腦已漿矣。上自起附耳聽之，果聞滴瀝聲，且復飲少，還又視之，見琉璃瓶中湛然如勺水矣。明日發之，已半瓶，香氣酷烈，逾於舊者遠矣。先生後有孕，一日謂上曰：妾此夕當產，神孫聖子，誠在此耳。請備生產所用之物，上悉爲設之，益令宮人宿於室中。夜半，烈風震霆，室中人皆震懼，是夜不復產。明旦，先生腹已消，如常人。上驚問之，先生曰：昨夜雷電中生子，已爲神物持去，不復得矣。先生嗜酒，至於男女大慾，亦略同於常。後亦竟以疾終。古者神仙多晦跡混俗，先生豈其人乎？余頃在江南，嘗聞其事，而宮掖祕奧，說者多異同，及江南平，在京師，嘗詣徐率更游，游卽義祖之孫也。宮中之事，悉能知之，因就質其事，備爲余言。

潘辰者。大理評事潘鵬之子也。少居於和州。樵採雞籠山以供養其親。嘗過江至金陵。泊舟秦淮口。有一老父求同載過江。辰敬其老。許之。時大雪。辰市酒與同飲。及江中流。酒已盡。辰甚恨其少。不得醉。老父曰。吾亦有酒。乃解巾於髻中。取一小葫蘆。子傾之。極飲不竭。辰驚益敬之。及至岸。謂辰曰。子事親孝。復有道氣。可教也。乃授以道術。辰自是所爲詭異。世號之爲潘仙人。能掬水銀於手中。按之卽成銀。嘗入人家。見池沼中有落葉甚多。謂主人曰。此可以爲戲。令以物漉取之。置之於地。隨葉大小。皆爲魚矣。更棄於水。葉復如故。有剗亮者。嘗至所親家。同坐者數人。見辰過於門。主人召之。乃至。因謂辰曰。請先生出一術以娛賓。辰曰。願見門前有鐵砧。謂主人曰。得此鐵砧。可以爲戲。因就假之。旣至。辰乃出一小刀子。細細切之。至盡。坐客驚愕。旣而曰。假人物不可壞之也。乃合聚之。砧復如故。又於袖中出一幅舊方巾。謂人曰。勿輕此。非一人有急。不可從余假之。他人固不能得也。乃舉以蔽面。退行數步。則不復見。能背本誦所未嘗見書。或卷而封之。置之於前。首舉一字。則誦之終卷。其開點竄塗乙。悉能知之。所爲多此類。亦不復盡紀。後亦以疾卒。

潤州處士

潤州處士。失其姓名。高尚有道術。人皆敬信之。安仁義之叛也。郡人惶駭。咸欲奔潰。或曰。處士恬然居此。必無恙也。於是人稍安堵。處士有所親。挈家出郡境以避難。有女已適人。不克同往。託於處士。處士許之。旣而圍急。處士謂女曰。可持汝家一物來。吾令汝免難。女乃取家中一刀。以往。處士於刀邊以手抑按之。

復與之曰。汝但持此若端簡然。伺城中出兵。隨之以出。可以無患。如言。在萬衆中無有見之者。至城外數十里村店中。見其兄亦在焉。女至兄前。兄不之見也。乃棄刀於水中。復往。兄乃見之。驚曰。安得至此。女具以告。兄復令取刀持之。則不能蔽形矣。後城陷。處士不知所之。

洪州將校

鍾傅之鎮洪州也。嘗遣衙中將校晏某使於浙中。晏至杭州。時方寒食。州人出城。士女闐委。晏亦出觀之。見翁媪二人對飲於野中。其翁忽爾乘雲而上。萬衆喧呼。媪仰望慟哭。翁爲下十數丈。以手慰止之。俄而復上。極高而沒。洪州艾氏。其先識晏。親聞其說。

史公鎬

史公鎬者。江南大將史公銖弟也。性冲淡樂道。未嘗見其喜怒。人或干之。亦不以介懷。既貴盛。衣服鮮楚。每至人家。必解衣而坐。不以賓主爲意。及去。誤著他人故弊衣。亦不之覺也。或持其衣逐之。方悟。乃易之。兵部尙書張翰典銓。公鎬求爲揚子令。會已除官不果。翰見其曠達多可。試謂之曰。且爲揚子尉可乎。公鎬亦忻然從之。後爲瑞昌令。卒於官。時方晴霽。而所居宅上獨雲雨。人有望見雲雨之上。有一人。緋衣乘馬。冉冉而上。極高而沒。

江處士

歙州江處士。性冲寂好道。能制鬼魅。鄉里中嘗有婦人。鬼所附著。家人或髣髴見之。一夜。其夫覺有人與

婦共寢。乃急起持之。呼人取火共縛。及火至。正見捉己所繫腰帶也。廣求符禁。終不能絕。乃往詣江。江曰。吾雖能禦之。然意不欲與鬼神爲讎。爾旣告我。當爲遣之。令歸家灑掃一室。令一童子烹茶待吾至。無得令人輒窺。如其言。江尋至。入室坐。令童子出迎客。果見一綠衣少年。貌甚端雅。延之入室。見江再拜。江命坐。乃坐。啜茶不交一言。再拜而去。自是婦人復常。有人入山伐木。因爲鬼物所著。自言曰。樹乃我之所止。汝今見伐。吾將何依。當假汝身爲我窟宅。自是其人覺皮膚之內有物馳逐。自首至足。靡所不至。人不勝其苦。往詣江。人未至。鬼已先往。江所居有樓。樓北有茂竹。江方坐樓上。覺神在竹林中。呼問之。鬼具以告。且求救過。江曰。吾已知矣。尋而人至。謂之曰。汝可於鄉里中覓空屋人不居者。復來告吾。人往尋得之。江以方寸紙置名與之。戒之曰。至空屋棄之。如言而病失。又嘗有人爲夔鬼所撓。其家置圖畫於樓上。皆爲穢物所污。以告之。江曰。但封閉樓門三日。當使去之。如言三日開之。穢物盡去。圖畫如故。余有所知。世居歙州。親見其事。

李勝

齊生李勝。嘗遊洪州西山中。與處士盧齊及同人五六輩。雪夜共飲。座中一人偶言曰。雪勢若此。固不可出門也。勝曰。欲何所詣。吾能往之。人因曰。吾有書籍在星子。君能爲我取之乎。勝曰。可。乃出門去。飲未散。攜書而至。星子距西山凡三百餘里也。游帷觀中。有道士嘗不禮勝。勝曰。吾不能殺之。聊使其懼。一日。道士閉戶寢於室。勝令童子叩戶。取李處士七首道士起。見所臥枕前插一匕首。勁勢猶動。自是改心禮勝。

建康貧者

建康開成伍刻作府城之東郊壇門外。嘗有一人。不言姓名。於此面野水構小屋而居。纔可庇身。屋中唯什器一兩事。餘無他物。日日入城去乞食。亦不歷街巷市井。但入寺逍遙遊觀而已。人頗知之。巡使以白上。上令尋迹其出處。而問其所欲。及問之。亦無所求。時盛寒。官方施貧者衲衣。見其劇單。以一衲衣與之。辭不受。強與之。乃轉以與人。益怪之。因逐之。使移所居。且觀其所向。乃毀屋移於元武湖伍刻門西南。內臣張謀果園多荒穢。亦有野水。復於水際構屋居之。時大雪數日。閩人不見其出入。意其凍死。觀之。見屋已壞。曰。果死矣。遂白官司。既發屋視之。則方熟寢於雪中。驚起了無寒色。乃去。不知所之。

陳允升

陳允升。饒州人也。人謂之陳百年。少而靜默好道。家世弋獵。允升獨不食其肉。亦不與人交言。十歲詣龍虎山入道。棲隱深邃。人鮮得見之者。家人或見之。則奔走不顧。天祐中。人見於撫州麻姑山。計其去家七十年矣。而顏貌如初。昇元中。刺史危全諷。少知其異。迎置郡中。獨處一室。時或失之。嘗夜坐。危謂之曰。豐城橋美。頗思之。允升曰。方有一船橋泊牢城港。今爲取之。港距城十五里。少選便還。攜一布囊。可數百顆。因共食之。危嘗有姻禮市黃金郡中。少不足用。頗呵責其下。允升曰。無怒。吾能爲之。乃取厚紙以藥塗之。投於火中。皆成金。因以足用。後危與吳師戰。允升告之曰。慎勿入口中。全諷不知悟。果敗於象牙潭。

陳曙

陳曙。蘄州善壇觀道士也。人謂爲百歲。實亦不知其年。步行日數百里。郡人有宴席。常虛一位以待之。遠近必至。烈祖聞而召之。使者未至。忽歎息曰。吾老矣。何益於國。而枉見召。後數日而使者至。再召竟不行。保大中嘗至夜。獨焚香於庭。仰天拜祝。退而慟哭。俄而淮上兵革。人以爲預知也。後過江居於永興。景星廢觀。結廬獨居。常有虎豹隨之。人亦罕有見者。及卒。數日方棺殮。而徧體發汗焉。

張訓妻

張訓者。吳太祖之將校也。口大。時人謂之張大口。吳太祖在宣州。嘗給諸將鎧甲。訓所得故弊。不如意。形於詞色。其妻謂之曰。此不足介意。但司徒不知。苟知之。必不爾。明日。吳公謂張曰。爾所得甲如何。張以告。公乃易之。後吳公移廣陵。嘗賜諸將馬。訓所得復驚弱。訓亦不滿意。妻復言如前。明日。吳公又問之。訓復以爲言。公曰。爾家事神耶。訓曰無。公曰。吾頃在宣州。嘗賜諸將甲。是夜夢一婦人衣真珠衣。告予曰。公賜張訓甲甚弊。當爲易之。及吾問汝。果然。乃爲汝易之。今賜諸將馬。復夢前珠衣婦人告予曰。張訓所得馬。非良馬也。其故何哉。訓亦不能測也。訓妻有衣箱。常自啓閉。訓未嘗見之。一日。妻出。訓竊啓之。果見珠衣一襲。及妻歸。謂訓曰。君開我衣箱耶。初。其妻每食。必待其夫。一日。訓歸。妻已先食。謂訓曰。今日以食味異常。不待君先食矣。訓入廚。見甌中蒸一人頭。訓心惡之。陰欲殺之。妻謂曰。君欲負我耶。然君方爲數郡刺史。我不能殺君。指一婢曰。殺我。必先殺此。不爾。君必不免。訓遂殺妻及其婢。後果爲刺史。

董紹顏

董紹顏者能知人。嘗詣鄂州節度使李簡。簡出諸子以侍紹顏。時有平頭小兒何敬洙侍簡側。紹顏曰。諸子亦皆貴。然不若此平頭也。後敬洙授節鎮。爲時名將焉。義祖鎮潤州。紹顏在焉。嘗閱衙中諸將校品第之。有藍彥思者。謂紹顏曰。爾多言或中也。紹顏曰。君勿言。郎君非善終者。彥思曰。吾軍校死於鋒刃。吾事也。何足言哉。紹顏曰。汝寧得好鋒刃之下而死乎。後郡中稍有火。衙中亦爲之備。盛造桶以貯水。而軍人因是持桶刀爲亂。彥思死於難焉。

魏王軍士

義祖子魏王知證鎮宣州。有軍士失姓名。家唯夫妻而已。一日。夫自外歸。求水沐浴換新衣。坐繩床而紗。妻見之。大驚曰。君死耶。於是不哭。亦沐浴換衣。與夫對坐而卒。魏王因竝塚葬之。

沈汾

唐末沈汾侍御。退居樂道。家有二妾。一日謂之曰。我若死。爾能哭我乎。妾甚愕。曰。安得不祥之言。固問之。對曰。苟若此。安得不哭。汾曰。汝今試哭。吾欲觀之。妾初不從。強之不已。妾走避之。汾執而挾之。妾不得已。乃曰。君但升榻而坐。汾如言。二妾左右擁挾而哭。哭畢視之。汾已卒矣。

虔州少年

虔州將校鍾某者。泛舟之廣陵。經太和戍。泊舟登岸。見一少年。貌甚端雅。亦求同載。往揚州。鍾許之。遂同行。因江次上岸。共行市中。見屠肆有豕首。欲市之。而無錢。少年曰。此亦小事。及還船。出豕首於袖中。因曰。

適以無錢而取之。今當還其值。乃復至屠所。謂曰。吾先付爾錢。少頃還取肉。屠得錢。乃不復取肉。及至廣陵。與鍾同舍於逆旅。一日。有輕俠數人行戲至店中。少年指一青衣曰。此必今夕爲盜耳。宜備之。鍾不甚信。中夜覺穴壁聲。伺其已穿。引首過竇。乃舉燭急持之。果少年所指者。因謂盜曰。汝未獲財。不欲殺汝。遂聽其去。後忽謂鍾曰。不可久處。促之歸去。鍾如言。及至白沙。而朱瑾殺昌化。城中驚擾焉。案昌化二字疑誤。

閩中處士

閩中處士張標。伍刻者。有道術。能通於冥府。或三日五日臥如死而體不冷。旣蘇。多說冥中事。或言未來。一皆驗。郡中大信之。王保宜者。唐末爲閩帥。持章赴朝廷。道路不通。乃泛海。因溺死。其孫侃留居閩中。因家人疾。請標禱於冥府。標從之。因曰。見君之先父在水府有冥職。言其家事委曲。一一皆是。

洪州書生

成幼文爲洪州錄事參軍。所居臨通衢而有廳。一日坐廳下。時雨霽泥濘而微有路。見一小兒賣鞋。狀甚貧窶。有一惡少年與兒相遇。鞋墜泥中。小兒哭求其價。少年叱之不與。兒曰。吾家旦未有食。待賣鞋營食。而悉爲所污。有書生過憫之。爲償其值。少年怒曰。兒就我求錢。汝何預焉。因辱罵之。生甚有慍色。成嘉其義。召之與語。大奇之。因留之宿。夜共話。成暫入內。及復出。則失書生矣。外戶皆閉。求之不得。少頃復至。前曰。旦來惡子。吾不能容。已斷其首。乃擲之於地。成驚曰。此人誠忤君子。然斷人之首。流血在地。豈不見累乎。書生曰。無苦。乃出少藥傅於頭上。捽其髮摩之。皆化爲水。因謂成曰。無以奉報。願以此術授君。成曰。

某非方外之士，不敢奉教。書生於是長揖而去。重門皆鎖閉，而失所在。

穆潭漁者

吳太祖爲廬州八營都巡警，至穆潭，憩於江岸。有漁父鼓舟直至前，饋魚數頭曰：此猶公子孫鱗次而鱗也。因四指曰：此皆公之山川。吳公之異，將遺以物，不顧而去。

瞿童

瞿童，字柏庭，以字爲名。辰州辰谿人也。華眉廣額，長準秀目，勤事而寡言。大歷四年，西川潰將楊林爲澧陽守，不戢部下兵，縱其黨賈子華率千人假道武陵，劫五溪。五溪之人逃難四散，時柏庭十四，侍母走武陵，寓居崇義鄉烏頭里桃源觀道士黃山寶偏宅。柏庭因山寶願師事，上清三洞法師黃洞源。山寶引覲具道，柏庭志洞源，辭以柏庭奉母須甘旨。山寶曰：柏庭母在山寶廬，幸有糲給，倘蒙收拾貧賤，所望容納。洞源許之，後亦時給柏庭母衣食，僅二周載。六年正月，柏庭喪母，既葬，服勤事洞源不懈。凡事役力辦不倦，拋棄惡食，必與愛惜，辭而飯之。七月，洞源買藥至襄陽市，每入市，令柏庭持裝囊。柏庭必閉目處衆中，洞源讓曰：處衆而睡，人奪汝攜。柏庭曰：非有睡也。閱衆之喧喧耳。九月，洞源南歸，行及宜城，去襄陽百餘里，洞源遽曰：香爐捐主人奈何。柏庭請復取，白洞源暫休以俟，不時頃持爐還。洞源驚問，答曰：尊師方在途，恐留滯，故疾行。洞源信然。七年二月，朗州刺史胡叔清招洞源下郡，赴之。留柏庭山中植果藥，踰二十日，洞源來，柏庭一一詰之。答曰：自尊師去州，祇於仙林尋仙穴，洞源問所尋何見。答曰：見石室石牀石几。

洞源曰石室何許曰約去一里半洞源疑而不窮又旬柏庭於藝圃中得一棊子捧呈洞源曰秦人棊子洞源異之曰誰謂汝爲知其然復曰是賊秦人棊子洞源諦視之狀若小龜光潤如玉遂貯籙囊中後因閱籙開囊緘記如舊亡棊子矣夏四月忽白洞源願屈歸巖洞時久霖雨澍洞源既未決信竟不果行八年五月二十七日始听洞源命柏庭河睨視船往復不二里及午方回洞源訶之來何遲柏庭曰觀西南十五步許有小橋橋上遇一老尊負杖挂物呼令隨去柏庭不敢由是晚三十早朝視常所繫布帶以一紙繩束腰跣足履草屨昇尊殿及洞源嚴修之處各焚香跪拜既而辭洞源入拜洞源凭几問曰汝辭吾安往答曰歸仙洞洞源曰吾隨汝可乎曰不可洞源又曰何爲不可柏庭曰前時尊師不決去適今不可因諭洞源當以時遷棲洞源曰十年易居昔賢遺旨吾有志矣今汝去何時復見答曰期十八年洞源欲留之不克卽聲命同觀道士朱靈誓曰朱老師看仙人來靈發脫柏庭曰童子今日顏色異常光輝洞源問人胡清鎬朱神靜童子陳景昕譚伯璣偕圍矚柏庭服短布衣烏縉巾逡巡卻行三移步忽然不見洞源與道徒皆愕眙庭際有一栗樹謂暫旁立洞源曰得無映樹乎求之無蹤卽聲鐘集觀戶將逼索林莽觀戶至東北林際遇一大蛇當路而止十一年兄僂信從辰州來聞弟登仙至桃源又師事洞源爲道士巖薛兩茂遊嵩山失所止建中元年四月洞源遷居江州廬山貞元五年十一月復遷居潤州茅山十八年春潤州郵檄入於延陵縣界見一少年前行如人郵者促步期及竟不能迭延陵聞茅山三十里郵人望見徐步入山門是日女道士蕭冷然在鶴臺見少年持小漆函蓋貯素書直未及門舉一足履闕冷